

容 闳

——“只有西学东渐,才能使中国维新,才能解救中国国民的无限痛苦和压迫。”

(1828—1912 年)

1854年11月13日,有一艘“欧里加”号美国货船将从纽约启航开往香港。甲板上,一位身穿西装的中国青年,背对纽约林立的高楼,深情地遥望水天相连的大洋彼岸。这位青年,就是近代中国第一位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留学生容闳。

回归祖国

容闳,字达萌,号纯甫,1828年出生在广东香山县一个贫寒的家庭。7岁时,他在澳门一所英国传教士办的小学学英文,后又在美国人布朗办的马礼逊学堂读书。1847年,容闳因家境困苦,为求生计,志愿随布朗夫妇到美国,进入马萨诸塞州的孟松学校学习。两年以后,考取了著名的耶鲁大学,成为该校第一个中国学生。他学习非常刻苦,屡次获得英文论文的首奖,蜚声于校园内外。

1854年,容闳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耶鲁大学,他的毕业是那年毕业典礼上的大事件,有许多人来参加毕业典礼主要就是为了看一看这位中国毕业生。由于他学业上的显著成绩,美国人不止一次用优厚的待遇诱劝他留下来。可是,这些引诱丝毫不能动摇他的爱国心,他要把自己在美国学习的知识贡献给祖国。

长期在美国生活,使他认识到,资本主义优于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。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已睁开眼睛看世界,提出了了解西方,学习西方的要求,容闳也酝酿将西学输入中国,他坚信,只有西学东渐,才能使中国维新,才能解救中国国民的无限痛苦和压迫。

满怀报国之志的容闳,回国后并未受到腐败的清政府重视。容闳只好四处奔波,寻找工作。不久,在上海海关担任通事(翻译)。一天,他问总税务司李泰国:“我在海关奉职,将来是否也有可能升任总税务司”?李泰国却回答:“只要是中国人,无论是谁、绝对没有这种可能。”容闳听后十分反感,他愤而辞职。

以后,容闳又到经营丝茶的洋行里当书记,还从事翻译工作。他在上海虽然不愁生活之温饱,但总感到四顾茫茫,报国无门。当时中国黑暗腐败的状况,时时激起容闳的深思和焦虑,他转而倾向于当时的太平天国革命,他几次想参加太平军,但因各种原因,未能如愿。

1860年5月,太平军击破清军的江南大营,解除了天京的围困,并控制了江南广大地区。容宏便于11月到达天京,进行实地访问和考察。在天京,容闳拜会了在香港时结识的旧友干王洪仁玕,提出了改良政治的七点建议:一、建立正当的军事制度,组成一支有纪律、战斗力强的军队;二、设立军事学校,培养有学识的军官;三、设立海军学校;四、组织健全的政府,聘请有经验的人才为各部门的顾问;五、创立国家银行制度,改革统一度量衡;六、制定各级学校的教育制度,把“圣经”列为主要课程之一;七、设立各种实业学校。

容闳这七条建议,是他多年酝酿的维新改良计划,充满着资本主义气息,计划的核心是教育,但是,由于太平天国忙于军事作战,且中国尚未具备实施资本主义的客观条件,因此,他的改

良计划不可能实现,他对太平天国成功的可能性也产生了怀疑,最终还是离开了太平军,又开始了新的探索。

首倡幼童留美

容闳回顾归国后的遭遇,陷入深深的沉思。他想起在同外商的交往中,中国由于缺乏专门人才,许多应该由中国人掌握的职务,却任用外国人,中国的要塞、军舰、海关,大部分都被外国人控制。更令人愤慨的是:在同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谈判时,竟任用美国人蒲安臣为中国的首席代表。想到这些,容闳不禁为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而愤怒,也为中国缺乏新式的教育而感到不安。

这时,他在耶鲁大学时就设想过的计划又重新泛起。他想,如果每年送一批中国青年到美国留学,就能造就千百个通晓西学的人才。1868年,容闳正式向清政府提出了他的教育计划:选派幼童出洋留学,先以120名作为实验,每年派30人,4年完成;限12—14岁的男孩,学习期15年;在美国设立留学生事务所,设正副监督官,管理留学生的学习和生活;从海关收入中指拨一定的经费,作为留学生的费用。

这项计划由江苏巡抚丁日昌呈给军机大臣文祥,文祥曾答应提请清廷重视,但因文祥不久去世而未上达清廷,这样,容闳提出的教育计划,就被耽搁下来,这给容闳以极大的打击,以至他一度心灰意冷。

1870年容闳有机会会晤曾国藩,再一次提出他的教育计划,得到曾国藩的支持,曾国藩便与丁日昌联名上奏清廷,获得清廷首肯,容闳闻之喜出望外,他认为他的教育计划得以实施,将开“中国两千年历史的新纪元。”

容闳的宿愿实现了,他立即拟定派遣计划,并在上海成立了出国预备学校,容闳被任命为留学事务的副监督。1871年夏,他在上海开始招生,学生必须有殷实保证,身家清白,家长亲自画押。被选入的幼童先在上海进预备学校,补习英文。

首批留美幼童于1872年夏,由监督陈兰彬带领从上海启程,容闳先到美国布置接待工作。他让幼童抵美后到美国一般家庭中食宿,以便尽快提高其外语水平和适应异国生活习惯。

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,由小学、中学,然后考入专科或大学。大学学习的专业多为自然科学,有电学、医学、采矿、五金、土木工程、铁路建筑等。詹天佑就是其中之一,他入耶鲁大学铁路工程专业,学业优秀,毕业考试荣获第一名,后来成为著名的铁路工程师,他设计的京张铁路为祖国铁路事业做出重大贡献。

这批留学生在美国第一次有机会接触到西方文化及文明,亲身目睹了美国的民主方式及其他有意义的活动。他们的艰苦奋斗、积极向上,也给美国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。但是,清政府派出的监督,对学生们接受西方新鲜事物和思想非常不满,对支持学生的容闳更是怀恨在心。1876年,第三任留学生监督吴子登来到美国,他对中国学生留学外洋,素来视为离经叛道之举,学生们不向他行跪拜礼,也不屑听他的训话,这使吴子登十分恼怒。他向朝廷告密说,容闳纵容学生,任其放荡淫佚,并授学生以种种不应得的权利,并说这些学生即使学成回国,也不能为朝廷服务,主张从速解散留学生事务所,撤回留学生,腐败的清政府竟然同意了他的要求,1881年下令撤销留美事务所,全体学生回国。120人中只有詹天佑、欧阳赓两人大学毕业,60人大学肄业,其余还是中学生。

尽管容闳的教育计划在顽固派的反对和洋务派的妥协下夭折,但在这批留美幼童中,还是出现了几位中国近代史上有影响

的人物。除詹天佑外,还有著名的矿冶工程师、对开滦煤矿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吴仰曾,曾任北洋大学校长的蔡绍基,第一位美国华裔律师张广仁,曾任清末交通总长的梁敦彦,民初国务总理唐绍仪。此外,还有1884年中法战争中英勇殉国的薛友福,1894年中日战争英勇作战的梁应科也都名垂青史。

倾向革命共和

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,正在美国的容闳忧愤交加,立即写信给南洋大臣张之洞的幕僚蔡锡勇,建议向英国借款购买军舰并雇佣外兵,袭击日本之后,使日本腹背受敌,不久,张之洞便请他到伦敦借款,但此时清政府已屈辱求和了。

甲午战争后,容闳再次回到祖国,向张之洞建议实行新政,但张之洞嫌他的主张过于激烈,没有采纳。1896年,容闳提出创立国家银行,以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计划,也没有成功,后来,他又想组织铁路公司,建筑自天津到镇江的铁路,也因德国的抗议和清廷的软弱而放弃。

历经挫折的容闳走上了康有为、梁启超的变法维新道路,他经常与康、梁讨论救亡图存的方略,在维新运动中,他在北京的寓所,成为维新派领袖们讨论问题的场所。不久,戊戌政变发生,康、梁被通缉,容闳也因避嫌而浪迹于上海租界,此时,他在上海强学会,并被选为会长。1900年,他积极支持并参加了唐才常自立会活动,在上海张园召开的“国会”上,被推为会长,准备自立军起义,并起草了对外宣言,可是,宣言还未正式发表,唐才常在汉口被张之洞捕杀,容闳也被通电缉拿,被迫逃到香港。

此后,容闳对清政府的幻想彻底破灭了,他开始瞩目于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,并明确表示支持。1902年,兴中会

策划广州起义,容闳积极赞助,起义失败,清政府下令通缉,他被迫去美国避难。

一到美国,容闳就收到革命党友人的信件,要求他在美国组织一个秘密政治团体,争取美国朋友的合作、支持。他随即复信表示同意。随着斗争的深入,康有为、梁启超逐步变成保皇派,成为革命的阻力,而容闳则认为,孙中山“宽广诚明有大志”、怀有华盛顿、富兰克林之志,并号召各界有识之士转而支持孙中山。经容闳介绍,孙中山与美国军事专家荷马李建立了联系,又与美国财政界人士布司进行接触。

1910年5月,容闳因患中风病倒了,此时,他已82岁高龄,仍然想念着祖国,1912年春,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,孙中山特函容闳,欢迎他归国共襄国事,孙中山的信写道:

“恳请先生回国,而在此中华民国创立一完全之政府,以巩固我幼稚之共和。倘俯允所请,则他日吾人得安享自由平等之幸福,悉自先生所赐矣。”

可惜,容闳接到此函时,已卧床不起,只能委请去南京出席孙中山就职典礼的人,转达他对孙中山和新生的共和国的衷心祝贺。

1912年,容闳在美国康哈州病逝,终年84岁。这位一片赤心眷恋祖国的爱国人士,近代留学教育的奠基者,因清廷所不容,被迫流落异国他乡,以至埋骨异地,抱憾终生。